

11
严丽霞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A high-contrast,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woman's face, looking upwards with a dramatic expression.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, with deep shadows and bright highlights, characteristic of film noir.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.

影界丽人



影界丽人

严丽霞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影界丽人/严丽霞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1998
ISBN 7-5059-2911-9

I. 影… 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N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7843 号

书 名	影界丽人
作 者	严丽霞
出 版 行 址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
发 行 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张雅南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北京建新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57 千字
印 张	7.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2911-9/I·2183
定 价	11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

作者简介

严丽霞，女，1956年出生，南昌铁路局文联创作员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近年来，出版过长篇小说《都市三部曲》、《影视三部曲》、《商界三部曲》多部。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文艺报》、《文学报》、《中国妇女报》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、《文艺理论家》等报刊多次评论、专访。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描写演员生活和拍片内幕的小说。一对美丽且面容酷似的孪生姐妹江小舟、江小帆同时考取电影学院，并在不同影片中担任主角。小舟生性刁蛮，为了报复而勾引导演，燃起一场惊心动魄的婚外恋战火，但最后在神圣的爱情面前品味到它的珍贵。小帆向往爱情，渴望品尝它的甘泉，然而为了拯救在失恋、债务双重打击下的女友，她还是忍痛割爱、情断沙场。故事曲折感人，回味无穷。

责任编辑 张雅南
封面设计 赵小贤

人 物 表

- 江小帆……女 电影学院学生。
- 江小舟……女 小帆的孪生姐姐，电影学院学生。
- 李 京……男 电影学院学生，小帆的追求者。
- 吕秋霜……女 电影学院学生，李京的追求者。
- 戚黛云……女 小帆的母亲。
- 江子栋……男 文化局长，小帆的父亲。
- 杨莉莉……女 服务员，许龙之妻，江子栋的情妇。
- 许 飞……男 工人，后为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，小舟的追求者。
- 许 龙……男 许飞的哥哥。
- 徐贞亚……女 秋霜的奶奶，离休干部。
- 吕维涛……男 秋霜的爷爷，林彪死党，后入狱而死。
- 尤 坤……男 导演，小舟的情人。
- 杨婷婷……女 杨莉莉的妹妹，尤坤之妻。

什么是爱情？是在你一生中最诚实、最投入的一次男女交往的天大误会中升华出来的最错位、最美妙的幻觉。投入愈深，错位愈大，那幻觉也就愈失常、愈真实、愈深刻。它既不在夫妻之间，更不在情人之间。可遇而不能求，可望而不可及，其境引人苦心如二泉映心。

——小说题记

第一章

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芜湖市东湖大剧院便是少男少女们消遣的活动去处了。

小舟亦不例外，晚饭的碗筷一撂，就双手插袋，晃悠悠到剧院，想看看戏，凑凑热闹，以打发这乏味难耐的日子。

她和孪生妹妹小帆都是去年高考的落榜生，她是以二十分之差落榜，而小帆最冤，最后一门考试时，因骑车与人相撞，造成小腿骨折，不仅失去考试的机会，还足足绑缚了三个月的石膏绷带。

小帆也以二十分之差落选了，为此，学校老师和家人都为她而惋惜遗憾，要不是拉下这门课没考，小帆的成绩非上名牌大学的分数线不可。

小帆倒无所谓，淡淡一笑道：“这没啥，明年再来过就是了。”

言语中，轻松潇洒得很，仿佛那可怕的高考对她来说，就好像是场智力游戏。

小舟真佩服小帆的那股坐劲，整天沉迷在书本里，可以不管窗外的世界。

而小舟就做不到，对她来说，外面的世界总是很精彩的，新潮霹雳舞，港台歌星迪斯科，洋杂土味的西北风，无不令她着迷，令她心猿意马，再难以忍受课本试题的枯燥和乏味。于是，她时常要找点出外清醒头脑的借口，到外面遛达闲逛去。

这天，很特别。在剧场半里路外就见一个个等退票的，手揣一迭钞票在吆喝着：“有退票么？”

起先，因路灯暗，小舟没听清，还以为是退票的。

问道：“有票？多少钱一张？”

即刻，四周人一拥而上，纷纷拉扯她的衣袖道：“十块一张。”

“我出二十。”

“我出二十五，全卖给我吧。”

“不！我三十。”

“四十……”

……

小舟被拉扯得晕头转向了，这下才明白，他们也是等退票的。

只好高声叫道：“错了！错了！我也是等退票的。”

众人一听，这才悻悻松手，一哄而散，又去寻找新的目标。

见此，小舟的神经一下亢奋了，今晚是票翻着跟头地涨，是啥巨星影后来了？

她一路小赶快步到剧院，只见停车道上，排满了晶光贼亮的小轿车。

剧院粗高壮实的石柱上，悬挂着一幅红布白字的大标

语：欢迎获“金鸡”、“百花”奖明星来我市演出！

哇！真是电影明星来了！

小舟又一阵亢奋激动，可心里却涌满了遗憾和沮丧，身上总共五元六角钱，靠退黑市票看戏，恐怕真是蜻蜓撼石柱——妄想了。

但她又不甘心，攥着这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就朝售票窗口走去。

谁知那儿小窗紧闭，今夜这场戏，压根一张票没卖，全免费赠送给省市机关各部厅了。

怪不得手里持票者，个个趾高气扬，神气得不得了。

此刻，小舟心里急得如百鼠挠心，直恨自己消息得晚了，不然，就凭爸爸的面子，妈妈的能量，怎么也能弄到这张关系票啊。

可又一想，自己被关在家里复习功课不知此事，是情有可原的，可爸妈都在文化部门工作，怎能不知此事？又怎能没得此票？

对！一定是他们怕外界花了我们的眼，扰了我们的，影响学业而故意封锁的。特别是妈妈，对她卡得尤其严，恨不得她每天缩在屋里别出去，把那厚厚一书包复习资料全塞进脑瓜里才好。

对她每晚外出散步的时间也是卡得死死的，一再叮嘱又叮嘱：要早早回来，不要在外乱交朋友，受坏影响。

哼，这怕那怕的，干脆把我们锁在真空箱里，与世隔绝算了！

小舟正悻悻想着，突然，有一高个青年扯扯她的衣袖道：“有票？”

小舟咧嘴嘲笑道：“哇，又一个矮子了。”

那俊俏的青年人白她一眼道：“喂，你近视呀？一米七八的男子汉怎么被看成了矮子？”

“有票进门的是长子，没票的当然就是矮人三尺喽。”小舟头一歪，激将道。

果然，那男子火了：“丫头，你别小瞧了咱哥们，哼，没票咱照样进场。”

小舟一听乐了，忙道：“那好哇，咱癞痢头跟着月亮走——沾光啦。”

那男子回过头睇了她一眼，笑道：“你小妞，真是顺竿爬的猴，好会借竿上啊。行！今天就冲着你的信赖，我也要带你冲破鬼子的封锁线，直奔革命圣地延安。”

“行啊，早也盼晚也盼，只盼救星带我出苦海哩！”小舟也回上一句戏言道。

两人雄赳赳、气昂昂地直往剧院门口走去。

不想，守门的不是自己熟悉的哥们，而是四个威风凛凛，手拿着警棒的警察。

他一见，心发怵了：别，这线闯不得，闹不好要当阶级敌人了。

他止步，欲往后缩。

谁知，小舟后面嘻笑道：“怎么，要当缩头乌龟了？”

一语击中，小伙子臊得满脸通红，想想刚才夸的海口，不由横下心，拉着小舟就往入口处冲。

“喂，票呢？”一高个警察拦住他问道。

他潇洒地一抬头：“怎么？我们报幕的也得凭票入场吗？”

警察看了看这对俊俏男女，信了，忙松手道：“快进去吧，里头催得正急哩。”

小舟听了一喜：哟，敢情他就是报幕的演员啊，怪道敢夸这海口带我进来哩，小舟感激而羡慕地多瞅了他几眼，随他一同走进剧场。

好家伙！里面的过廊走道都黑压压站满了无票的关系户。

“喂，报幕员来了没有？”前台麦克风响了。

“来啦，来啦，在这儿哩。”小舟忙应道。

那男子扭过脸笑道：“嗨，是你呀，弄了半天，还是我沾了你的光啊。”

小舟搔了他一把，嗔道：“别开玩笑啦，前面在叫你哩，见你不吭声，我帮你先应着，省得别人太焦急了。”

小伙子一听慌了神，忙解释道：“不，我不是的……”

谁知，解释的话刚说一半，那守门的高个警察也挤跟过来，推着他，高声呼喊道：“喂，让开，报幕员来了。”

边喊着，一路将他俩送到后台。

一手握话筒的姑娘闻声跑来一看，皱眉苦脸道：“是你？怎么临时换将，也不通知一声？”

小伙子正张口结舌不知怎样回答才好，一旁，一戴眼镜的老头过来发话道：“换了就换了，没时间再埋怨扯皮了，走，赶快去化化妆吧。”

“别，别，这个……这个……有点误会了……”小伙子腿发抖了，欲要拒绝。

“哎呀，什么误会不会会，他不来是他的事，有误会以后再说。”那老头不由分说，拉住他的手，就往化妆室去。

“喂，小李子，报幕员已到，你赶紧给他化化妆吧，还有十分钟就开场了哩。”他向一化妆师吩咐道。

尔后，从口袋里抽出一纸单递给那小伙子道：“喂，这是今晚的节目单，你先看看，熟悉一下。”

说完，转身就出来了。

看见门外抱肘独立、茫然无措的小舟，老头笑着打趣道：“你是他的女友吧？嗨！小俩口可真亲热，连演出都带在身边。”

一番话，说得小舟羞不是恼不是，更不敢去解释清楚，不然，非要被赶出剧院不可。老头见她不好意思地低着头，宽厚一笑道：“好，既然来了，也算我的客人。来，我给你在这要个座。嘿！这位子，可比首长席还过劲啊。”

小舟一听，这才放下心，随老头在舞台上左侧的淡蓝帷幕边坐下了。

果然，这是个极佳的位置。当红丝绒幕布拉开演出的序幕时，因帷幕的遮挡，台下人看不到她，但她可以看到台下的人，而台上款款而上的男女报幕员，他们面部的每一丝表情动作，都清晰再现在她的面前。

“各位来宾，各位首长和各位观众们，今天因天气的缘故，装载‘双奖’明星的客机迫降我市。为报答我市人民的热情款待，这些明星们，不顾旅途劳累，义务为我市人民表演一场。在此，我代表芜湖市人民，向这些演员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同时，我们也感谢老天爷的作美，将这尊贵的客人滞留我市，使我们能亲眼目睹他们银幕下的丰采和表演魅力。下面，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欢迎他们精湛的艺术表演吧……”

一番开幕词，他不仅说得流利顺畅，生动有趣，而且字正腔圆，好一幅潇洒自如的风度。

小舟迷住了，心里不由暗骂道：这混小子，真会演戏，把我蒙得晕头转向的，真搞不清他是真品还是冒牌货。

吓，他干嘛要开这种玩笑？是不是耍花招，故意把他的聪明和应变能力显示给我看啊？

小舟不由嘀咕着，心里已泛起对他的崇敬和爱慕。

她也是个爱说爱笑的疯丫头，只因考大学包袱，压得她交朋结友的机会都没有。

而父母除了每天过问她和妹妹的学习外，便是不停地抱怨争吵。妹妹哩，也是闷嘴葫芦一个，与她性格相差太大，两人玩不到一块。

这会儿，能认识这么个漂亮聪明、能说会道又幽默机智的报幕员，小舟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一直看到节目结束，他退下台来，放下手中的话筒，对小舟笑道：“嗨，认识了一晚，还不知你叫什么名字哩？”

“江小舟。”她美目闪闪，甜甜答道。

“江中一叶小舟，好富有诗意的名字啊。我叫许飞。”

说完，朝她呶呶嘴道：“走，咱们快回去吧。”

两人正欲从后台绕出去时，迎面被一漂亮小伙子堵住了，他上下冷冷打量许飞几眼道：“你好大的胆子？竟敢冒充我来报幕，说，你是哪路神仙，谁让你来的？”

许飞见彻底露馅了，好不尴尬，指着远处戴眼镜的老头道：“喏，是他。”

那真司仪一看是舞台总监的主意，就只有像蛤蟆生气——干鼓肚了。

一晚上，他被人讥笑为骗子，坐了半天的冷板凳，好不容易熬到演出完，他愤愤冲进剧场，要问个水落石出。

原来，许飞前脚进去时，他后脚赶到，当他向守门的警察说是报幕的，被他们拦到一边，说是报幕的已进去了。

旁边一伙没票的小青年，见此便讽刺挖苦道：“嗨，这小子想逃票，竟还冒充起报幕的来了。”

“可不，他要是报幕的，我还是杨在葆哩。”

“嘻嘻，我还是光头陈佩斯哩。”

他被嘲笑恼了，愤然抗议道：“谁是冒充的？不信我们进去问问。”

他愈认真，旁人更乐了：“这小子，还真会做戏，装得倒挺像的。”

“那当然，不像，还怎么骗到人呢？不过，今天碰到了这些火眼金睛的警察，他吹得再天花乱坠，也是用尽力气吹网兜——白搭，人家警察才不会上当受骗哩！”

听了这话，守门的警察愈发坚持原则，不论他怎么发誓赌咒，都不放他进去。

一直僵持了很久，剧场经理从里面出来时，这才为他解了围，让他进场，但此时，演出都接近尾声了。

看来，是自己晚来了，总监发怒，才撤换自己的。真司仪沮丧地想着，如隔年的臭虫——瘪了皮，耷拉下脑袋生自己的气去了。

且说许飞和小舟出剧院门后，小舟得知事情的真相，诧异道：“哇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怎么敢冒充报幕员？”

许飞也不禁有些后怕地笑了，过去和守门的哥儿们熟了，他常带人看白戏。

有一次，换了个不熟悉的老头守门，为不在朋友面前掉价，便摆着演员的派头道：“这都是给我捧场的朋友。”

老头忙笑着让他们一哄而进了。

这一次，见警察守门，他又豁出胆，干起这冒充的勾当，原想是混进去看看戏，没想到弄假成真了。

幸好自己反应灵敏，沉着应战，圆满完成了冒充者的任务，不然，后果真不堪设想啊。

想到这，许飞故作漫不经意地道：“怎样？我报幕的水平如何？”

“很好，从容不迫，表演得比真的还好。”小舟赞不绝口道。

受到漂亮异性的夸奖，许飞顿时浑身飘飘然，得意道：“可不，当初那老头逼着我上时，我心想，怎么解释都为时过晚了，再说，不就是报报节目吗，这活咱也干过，厂里的联欢会，哪回不是我客串司仪，这会，权当是厂里的联欢会吧。心一横，胆就大了，说话也顺畅多了。吓，不是吹，咱是没机遇，不然，和他赵忠祥比比试试，没准，把他都能比塌下去。”

小舟一听，撇了撇嘴：“得，还越吹越玄乎了呢！？你能把咱们的国嘴比塌下去？别大话多，麻雀肩蛋大过箩了。”

“得，他能成赵国嘴一世，咱就不能成许国嘴二世？告诉你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更比一代强，你懂不懂这个规律？”许飞不服气，振振有词道。

小舟晒笑道：“让你稀里糊涂报了回幕，你就得意成这样，要真成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，我看那小小屏幕都盛不下你了……”

“.....”

两人斗着嘴，说话之随便，根本不像是刚认识三小时的陌生人，倒如一对熟稔多年的老朋友，无顾忌。

“喂，明天还来看戏么？守门的都是我的哥儿们。一句话，白捎了你进去。”临分手时，许飞笑问道。

小舟一听有白戏看，哪有不愿之理，忙点头道：“行，明天七点钟，我在剧院门口等你。”

一来二去，小舟与许飞成了对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她喜欢听他神侃胡聊那些滑稽好笑的趣事，常逗得她开心大笑不止，不知不觉，他那聪明无比，出奇不意的玩笑绝招，令她刺激，更令她佩服至极。

原先，许飞是炊事员，有次，因食堂的面粉较黑，他做出的馒头没人愿买，全积压在蒸笼里。

若再不想法推销出去，过一两天，这两千个馒头全会发馊变味，食堂亏损不说，他的当月奖金也会扣得一个子儿不剩。

这促狭鬼，中午开饭时，便写了张海报贴到窗口：

告 示

因本人不慎，在和面时将一金戒指揉进馒头里，如有吃到者，务请归还，本人一定重金酬谢。

许 飞

四月二十日

结果，这天食堂如爆发了两伊战争一样，人人拥到窗口去抢购那又黑又硬的干馒头。一会儿功夫，两千多个黑馒头